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墓誌銘三

兵部右侍郎孫公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月奴酋犯薊鎮　天子命推擇廷臣有才望者勝樞貳之任于是潼關孫公繇大理寺丞擢兵部右侍郎拜命之日盧兒戍卒靡不戟手相賀甫一月無疾而卒年四十有八十一月之三十日也公之弟必茂奉喪歸秦以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公于先塋撰次行狀走使四千里屬余志其墓嗚呼今天下最急才

者有二曰銓事也兵事也公于二者皆有專才皆將試于用矣而不得竟爲可嘆也公舉萬曆丙辰科進士繇戸禮二部郎擢吏部佐冢宰趙忠毅公澄汰仕路一日而徙諸清郎之淹久者棊置銓司北則劉廷諫南則程國祥閩則鄒維璉朝著歙然改觀而小人多所不便比奄以逐趙公未幾公謫去再奉嚴譴除名及公再起長垣爲冢宰小人倚爲窟穴公侃侃舉其職不少假易小人比長垣以計典中公又左遷以去公廉辨彊直人才物論儲偫于胸中有萬曆初名

選郎之遺風再起再謫不得竟其志而銓事亦不可爲矣公居潼華閒諳識阨塞要害通知其豪傑流賊之起也公以山西司按察司經歷量移南祠部請急里居建議設重鎮以扼關秦賊不出豫賊不入挈餅口而壅之寇可盡也鄉人恤其私以勞師動衆杌之寇自是渡澠池而西莫可禁禦矣假滿還留都途出柘城歸德遇寇設守皆恃以無恐在歸德也賊潰堤而入數十騎薄城引弓詬駡城中兇懼公曰此欺我無兵也令傔從環射之賊中傷迸散登陴者始有固

志賊既退人皆謂公知兵可辦賊也賊逼江浦公守石城門叅贊范公移咨假公署職方以備非嘗其倚重如此久之遷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升尚寶司丞轉理丞旣任樞貳謂虜懸軍深入我援兵已十三萬當扼險邀擊聚而殲之無藉口老謀持重以成南下之勢蚤夜呼憤莫有應者盛氣結轖强陽暴亡竟用是死而人徒知其以勤死而已公之父給諫公以危言讜論不容于朝公少而與聞國論有澄清天下之志雖在郎署小人以黨魁目之逆奄誅僇朝士皆公所

雅故銀璫過闗門者倉皇出餞留連涕泣奄閹而惡之欲殺公而未果也及朝政更易奄餘黨仍用事公所與同志汲引者責公以媚長垣久之遂取大位而公猶滯散寮每嘆曰程郎之綸扉不如劉郎之縲絏也吾陸沉于此有餘榮矣公生平連蹇仕宦實以黨論之故比　天子知公且大用矣而一昔殭死嗚呼此亦黨人爲之手柳亦黨人之網所不能盡而天爲之殄瘁乎其尤可悲也已公爲人孝友忠信誠心質行信于士大夫而與被于孤寡煢獨周恤振救死生

急難多人所不知事繼母撫孤稚皆非人情所恒有者公歿而必茂喪之如父撰公行狀別白邪正是非一無所鯁避蓋家庭閒風義如此此亦可以觀公矣公諱必顯字克孝先世自淛之餘姚徙秦數傳居潼關祖諱承光選貢知汧縣父諱振基戸科給事中外轉山東僉事　今上覃恩贈奉政大夫改京衛母覃曁前母劉俱封宜人繼母賈封太宜人蓋異數也妻張氏繼妻景氏皆無子以必茂之子士驤爲後一女適朝邑周雯余辱交于公二十餘年戊寅之秋執手

未嘗不聞其風而感讀其書而思望其室廬而
低徊不能置也嗚呼此吾所謂有所以爲公者
也公生平學問躬行實踐信心爲巳感民彝痛
國是是是非非如風檣弦矢觸而必發豈有意
與黨人爭勝負哉天啓中閹禍將作急流勇退
優游終老高忠憲之殉難也慷慨急難以免其
子緹騎邏卒交跡於道不少鯁避人始知公非
以智免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仁者必有
勇其公之謂與公卒於崇禎二年六月十七日
享年七十有二安人華氏卒於天啓四年二月

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公性篤孝自營生壙於江陰馬鎮先人之穴左沒後之五年十月與安人合葬焉安人生子繼武九歲而殤生一女嫁秦雷震側室胡氏生二女嫁孫竑禾薛憲伯公之卒也其嗣子繼斌光輔得請　賜祭葬乃屬職方華君允誠爲狀而謁銘於余華君學行卓然儕爲公後進者也其狀公爲信銘曰

居官三十年洎然儒素閱世七十年渾然赤子夫人不言直哉如矢角巾東歸虛堂隱几顥然真氣沒而不死我鐫銘詩用厲頑鄙

山東兗州府滕縣知縣　特贈太僕寺少

卿姬公墓誌銘

天啓二年五月白蓮賊陷滕縣知縣事姬公死之九月賊平公之父收屍反葬葢六月而後殮撫臣趙彥上其事　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祠春秋祭祀給其父母誥命廕一子入監四年二月歸葬于州西郭之北後十四年崇禎戊寅任子晛官刑部河南司主事奉　熹宗朝詔令所司覆奏簡牘及黃諭德景昉所撰行狀謁謙益于請室而請誌其墓謹按公諱文胤字士昌

西安府華州人也生于萬曆壬午之三月癸卯以春秋舉于鄉六上春官乃以祿養謁選年四十有二其蒞滕壬戌四月下旬也奔走參謁未遑視事居三日而難作當是時滕民什九從賊公徒步叫號從兵登陴不滿三百人比賊至才數十人耳問民何以從賊則曰禍繇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某之子也公登城呼賊而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董二故鋌而走賊吾執董二窮治其罪以伸若寃而赦若等復爲良民其可予公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兩門牙如施丹臒乘墉

大呼聲殷殷動樸樕賊望見以爲神人讙呼羅拜伏而箭發于西隅二賊斃焉視之則延綏沙柳驛也賊憤盈肉薄而上遂不可禦五月之十八日也公緋衣坐堂上嚼齒罵賊賊前摶公裂其冠裳以銀鐺鎖之公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顧不忍越三日不食賊勸之食不可勸之去又不可爲詩八章書于屋壁以縣印遺狀付門子魏顯焻僮守務北向再拜自縊而死二十一日之夕也顯焻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裹屍許之遂瘞于官署之池側公父所從收公屍也賊考掠顯

炤索印顥炤以印予父國臣以遺狀予妻之父
高登士及守務反而罵賊死之　詔卹公也并
録顥炤守務復其家而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
卒以賄免嗚呼公以視事三日之官守巷無居
人之邑率數十予遺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寇城
之未陷也可以去而弗去賊之勸行也可以走
而弗走絶百可倖生之塗而定一死無復之之
計用以明示天下後世無破城不死之縣令無
陷賊不死之臣子公之自處審矣致命遂志忠
也無忝所生孝也明恥教戰仁也是公之三大

節也　熹廟之詔亦有三善焉旌不踰時也功
不濫敘也卹不下遺也終天啓之世蓮妖滅蜀
寇平而奴孽不內躪者復滕之賞足以勸也若
董二之佚罰則有司之過也余故牽連書之無
使其求名不得焉爾公世爲華州人曾祖諱伸
祖諱夏皆有隱德父諱籙增廣生員倜儻負大
節有聲閭中先後娶四婦生五男子三女子與
公皆異母而同仁均愛家門無閒人以爲難公
妻杜氏生三子長現次堤次環琨服官廉辨慷
慨厲節能繼公之志者也銘曰

公逾弱冠兮初歌鹿鳴夢一偉人兮緋袍面頳
曰余同姓兮周之宗盟要公汴橋兮前期却迎
公之之滕兮汴冰砅砰瞻彼李路兮廟貌孔明
高冠佩劍兮儼如平生迴車伏軾兮流涕怔營
曾未信宿兮寇盜搶攘食焉不辟兮死而結纓
天畀完節兮如射隽正季冬贈夢兮叶彼大貞
匪妖匪噩兮受命穆清天門詄蕩兮乘風上征
扈從　先皇兮雷車霓旌蚩尤前驅兮玄武後
行馘奴盪寇兮汛掃欃槍報命　帝所兮旗旄
央央河渭抱縈兮太華削成高墳巋然兮配此

令名忠臣孝子兮請視斯銘

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李君墓誌銘

崇禎初謙益以與枚卜被訐　天子下法司雜治法司覆驗瀏閱成案再三考讞具如前狀條奏以聞訐者慚且恚遂并攻法司其勢張甚於是陝西道監察御史李君上言謙益無罪所司爲國家執法不肯傳致反受誣詆讒夫高張欲以一手障天無人臣禮反覆數千言其言直其指平夫巳氏抵讕放恣亦口噤無以答君疏出而國論益大定嗟乎國論亦何嘗之有然而有

可恃者恃夫予我者之必爲君子而阨我者之必爲小人也夫巳之賢不肖不可知而人之爲君子小人如黑白之不可假以不可知之賢不肖而取徵于不可假之君子小人則是非邪正不待後世而巳明矣若李君者吾所謂君子而可徵者也君諱柄字汝謙曾祖諱英祖諱滿父諱承式嘉靖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自大同徙家江都遂占籍焉生子九人舉進士者三舉鄉書者一其長子逮東巡撫兵部侍郎諱植而君其第四子也舉天啓壬戌進士選中書舍

人秩滿選授御史奉　命巡視廠庫查刷光祿
巡按浙江雲南卒於官君鄉舉二十餘年中舍
六年廉靖閑止有大人長德之目及爲御史所
至益著聲績廠庫之役巡視者多所連染商人
獨交口頌君　上爲歎異焉浙西海塘壞親乘
小艓掀舞洪濤颶風中估計工作省費十餘萬
塘成陞俸一級雲南加派羨糧不報大農者數
萬君下車一切釐革普酋爲心折焉乃飛檄曉
諭禍福酋俛首就撫此君之歷官其大事可記
者也君家世居雲中布政公在職方議復朶顏

三衛而巡撫公請復舊遼陽皆國家大計不幸中格方奴挿交警君論戰撫機宜糾劾宣大將帥旬月閒條議數上且言臣父兄生長塞上習知邊事灼見利害故敢為　明主別白言之蓋君自為諸生則已講求兵農鹽鐵曉暢經國之務其建白邊事意欲求以自試卒父兄未竟之業而止于優詔報聞而已此君之有大志而未遂者也最君之生平其家居也父黨稱其孝鄉里稱其修交友稱其信其服官也　天子知其廉朝廷推其能臺省服其平其卒官而歸也滇

民道祭過車而昔酋亦撫膺慟哭其誠信于蠻夷如此其他可知也嗚呼君之爲君子也斯可謂信而有徵矣其在言路未嘗苛求一人未嘗毛舉一事其於余又非有部黨之誼雅故之好而慨然公正發憤千載而下讀君之奏疏知君之爲君子而因以知君之所彈治者爲小人以余之不肖亦或有追而惜之者豈非厚幸哉今君之子以余之獲援于君以謂非君之所鄙夷也俾志其墓余方恃君以徵于後而君之子顧欲恃予以徵君則又豈不過哉君卒于崇禎五

年十月十九日年六十有九妻高氏孝敬慈祥相其夫爲清白吏稱女師焉卒于崇禎四年十月年六十有九子六人元素元介皆國子生次元聘元瑞元覲元翰女三人某年某月合葬于白陽山之新阡銘曰

水則有坊帛則有幅凡今之人云胡不淑猗嗟李君束修自牧有物有恒式金式玉國有煩言浮石沉木障彼狂瀾奮我簡牘夫人不言百世所屬悠悠青史我以君卜

吏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侯君墓誌銘

天啓七年正月吏科給事中嘉定侯君卒于家年五十有九明年其子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峒曾奏疏曰臣之先臣震暘以狂直得罪先朝幸遇陛下即位復官諫垣而先臣已不待矣先臣觸忤權倖持忠入地得比死事諸臣共沐霈恩死且不朽於是天子褒君素著忠讜特贈太常寺少卿又二年將葬峒曾次君之生平爲狀泣而請于余曰願有述也余與君同年進士同事熹廟後先同被譴逐其知君爲深嗚呼黨論之相持也自萬曆之末蘊崇沸騰以迄

天啓元二之閒君居恒愁然心憂謂其禍與國家相終始誓欲以其身爲楮柱既入諫垣論三案論經撫以謂當斬除葛藤別白功罪其言明白正大舉朝韙之亡何而事益難言矣當國論之殷也士大夫堅壘不相下若鼠之鬭于穴也久之羣小知公論不可勝折而入于中官阿姆若鼠之伏於社而食於角也言者或不知知者又或不言而君獨早知而極言之客氏之再入也君請收回成命以勾結奸閹傾危掖寢爲言奉嚴旨切責其後一疏糾劾四輔暴白逆奄

搆殺舊司禮王安事尤切中忌諱而君又抗章再上得罪然後已當是時逆閹猶未熾君先事察其機牙摘發其所與鉤連者君去三載而禍大作刊章錄牒麋爛朝野君以病且死僅而獲免 今天子愼惜名器獨於君贈卹不少吝其亦曲突徙薪之忠有鑒於 聖心矣乎君雖死奚憾哉君之少也從其母育於外氏稍長侍其祖宦游蘄黃湖湘閒暴露跋涉艮苦故雖生長世家無紈袴子弟之容君之祖父皆倜儻好施不事生產相繼捐館舍而君久困公車送往事

居衣食百須經營黽勉備所不堪君之吏事練
習疆力忍詢亦賴此也釋進士褐爲行人馳驅
楚粵數萬里單車匹馬不擾廚傳曰此亦使職
也爲給事中巡視皇城暨巡青多與內侍鐫譙
所執奏多寢閣不下閒居休沐輙討論軍國大
計或語及人才國恤則蹙然如不終日蓋君之
大志欲以虛公正直爲國家塞朋黨之議救清
流之禍其稍閒則修復畿輔水田及吳淞水利
講求數百年利病以康天下而遭時齟齬萬不
一試徒以諫官自見而已君孝性篤至其父深

念之至爲詩以示子孫其爲人質厚沉深不苟訾笑與人交能爲人盡賓筵客座談讌款洽聞人死喪急難之故必爲之側席而坐嗟咨嘆息坐客皆爲不懽君之爲勞人志士連蹇坎軻其骨相或亦應此而君子知其必有後也君諱震暘字得一祖諱某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父諱某明經歲貢贈吏科給事中母陳氏封太孺人妻龔氏廣東布政錫爵之女生三子長峒曾也次曰岷曾岐曾岷曾早死而岐曾猶未仕人皆以爲國士女四人崇禎四年十二月葬於圓海

沙之祖塋君父祔祖葬于穆而君葬於次昭不敢與穆齒禮也銘曰

君嘗涉風桅傾檝覆嘯呼掀帆指血滲漉長年賴君以脫魚腹及乎登朝波濤粘天劃蛟驅鱷冒沒允淵事雖不克能以身旋遡君之生蹇始坎終死遇渙恩天晶日融呼其悲矣銘此幽宮

直隸河間府儒學訓導劉君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奴兵陷吳橋訓導劉君廷訓死之其子爾成以其喪歸葬奉其叔吏部郎中廷諫所撰行狀再拜稽顙屬先友武

進悼厥初寓嘗三千里謁銘於余謹按君字式
伯順天府通州人也祖諱釗不仕父諱某某贈
刑部主事母王氏贈安人以歲貢謁選得官奴
之掠畿南也縣令謀棄城走君要止之率衆以
守凡三月奴偏軍嘗我輒引去已而盡銳力攻
令縋城遁去君入學舍麾其妾趣去我將止死
屬其稚孫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
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
者噭然而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
亂獨南城晏然奴肉薄而登如墻引射矢注衣

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于屨君猶強自力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歛面如生須髯奕奕奮舉壺之歸也諸生及閭左數百家道哭過車兒僮傭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君兄弟博文矯行自相師友吏部侃侃爲世名臣君老於明經亦卒用殉節顯吏部稱君讀書盤山諸生以其間籍草坐語君吾伊自如口喃喃如夢寐諸生故叫呶大聲屬其耳若弗聞也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肘衡抵掌嚏唾噴溢頤頰否則瞪目顧視一

言錯誤面赤墳起歸自刻責慚其人者累月逖
君之生平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倜儻
自力如此君之殁也享年六十有五娶唐氏繼
室以張氏王氏子爾成郡諸生孫二人曰坦增
增即所屬僧者也未知其存否於是君之子葬
君也渴人謂宜需 國家之懸綸以庇大葬而
不克待也嗚呼古之人主于其臣之死事也得
其尸而襚之道而哭之引而親推之或吊其妻
或養其子可謂備禮矣士以死國爲市君以死
士爲餌士之自待與夫君之待士也不已薄乎

君守師儒之官無民社之寄致命遂志自辦一死而已向令回翔身後糜爛七尺以博半通之綸此所謂左手據圖右手刎其頸者也而謂君爲之乎以學官死以士禮葬傳不資船轝穸不費錢物於其致身之初志庶可以無憾君之自待與國家之待君殆可謂兩得矣君之子其知之矣余旣爲之誌於其銘也變而爲招魂之辭以哀之曰

胡塵壓兮城堞隳　霹靂車兮聲殷雷綸巾鐙兮縫衣甲流矢攢兮　短兵接矢洞胸兮鏃貫腸胃

塗禬兮血漬裳登空同兮緤我馬雲冥冥兮絕巒之野魂不歸兮威靈怒撫箕尾兮鳴河鼓幽都廣莫兮鬼歸來蚩尤彗兮玄武旗箙束腰兮華衮屍犀軒直蓋兮非我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爲兮獨愁余深山隮兮潞沙紆長終古兮安汝居

陝西延安府延長縣知縣郝府君墓誌銘

崇禎丁丑新城張杲中訪余請室爲我稱郝君萬曰君萬之父爲延長令處流賊巢穴中賊營蔓延數百里上覆飛鳥延長公之官君萬帕首

袴褶負弓矢前驅以鞭梢扣壘門大呼曰我覇州舉子郝傑也從父之官過而假道于若若許我幸甚不然則我無以見我父請先死于此以頸血濺虎落矣賊酋壯其言許之君萬顧旁賊曰我馬痡矣趣秣我馬又曰饑甚趣飯飯我賊爲進酒食飲啗如流食已鼾睡鼻息撼壁壘已而公至羣賊猙獰髮植公端坐箯輿中平視指揮騶從伍伯如也賊益異之相與傳送之他壘過數壘賊酋有介馬而馳者君萬躍馬及之賊笑曰能騎是乎郎以與公君萬躍上賊馬挾已

馬而馳所過賊壘見所乘馬皆辟易辟道莫敢誰何矣君萬出入賊中熟識酋長部落具知其營壘行陣堅瑕虛實賊環攻延長不勝諜知設守者假道衆子也遂逡巡引去果中奇士也余心識其言明年戊寅余出獄君萬過邸舍余為道果中云云君萬曰主臣有之非傑之能也吾父之之官也賷千金之產以行單車叱馭剋日就道父既以身許國矣傑敢愛死乎孤城斗大墟落無人烟賊設長圍困我微吾父忠誠感激父老子弟效死弗去傑能伸兩臂捍賊乎圍既

解胥雨循城墮而折脇移病歸數月城遂陷延
人至今尸祝吾父也傑何庸之有余嘆曰有是
父斯有是子果中之言徵矣公家居六年脇病
寖劇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九卒于家君
萬將奔喪卜葬撰次事狀屬其友楊主事希孔
拜而謁銘于余按狀公諱鴻猷字勳甫先世自
秦徙覇州父諱智輕財好施以能成其志事繼
母如母撫兄之遺孤女如已女鄉之稱孝友者
歸焉娶于王生四子俊傑位佺俊佺皆早世傑
則君萬舉丁丑進士今官太嘗寺博士公器資

而君之子不以我爲老耄而舍我乎抑亦君之札瘥夭折爲天所奇左非世之卓犖偏人固不足以表其幽而抒其憤乎不然則或者君賦命之窮及其枯骨墓中之片石猶不獲徼惠于演綸畫詔者以耀泉壤而固以屬余也斯其可悲也已銘曰

此子也才余爲之銘可以不死有子而孝謁余爲銘斯爲有子高河湯湯佳城儗儗有光如虹長映箕尾

博野王秀才墓誌銘

秀才王姓不知其名博野人　王教官之第三子也娶吾師高陽公側室之女崇禎戊寅吾師闔門死虜秀才亦死焉高陽公之長子銓以高苑令奔喪歸渴葬以俟　天子之恩命哀其妹之早寡惸而不死也屬余志其夫之葬銓之言曰秀才之世父諱興與先君同舉于鄉吾弟含之岳翁也秀才又娶吾妹兩家葢世爲婚姻其爲人悛悛退讓攻苦力學不以家門炫燿鄉里生于萬曆戊午死時年二十有一數生子而殤遂無後吾妹煢煢寡婦秀才之介弟磨牙相吞噬

賴上官保全之耳得吾子之一言以葬其夫未
亡人實藉鎮撫焉子其無辭嗚呼志其墓不知
其人叙其人不知其名古未有也雖然吾師之
子孫棲踵而死虜者河岳其相而鐘呂其音皆
雄駿奇偉人也秀才爲吾師之壻相與棹歎詞
塲頡頏下上知其器資俶儻非庸庸佼佼者也
吾師之闔門乘城而死轉戰而死巾幗襁褓而
死靡不裹創飲血握拳裂眦秀才之死我知其
非望風逃遁引頸而就刃者也秀才死矣進而
陪吾師之後乘登頓九天廻翔帝所退而與諸

子相從英魂灝氣乗雷載雲匽薄宇宙之間秀才雖死猶不死也余老且衰矣槁項黃馘視息田間使吾師含斂之事愍䘏之典僅託于殿師之夙沙騄乗之同子不能扣閽請闕以片言自效于師門余之生曾不若秀才之死也已狥銓之請爲之志以慰其妹之思而又作招魂之詞以相其哀銘曰

天門閉兮九坑瘖黑水沸兮白溝斷甲耀日兮城壓雲虜肉薄兮士爭先隮斗極兮裂天鼓列星從兮隕如雨戈椿喉兮矢穴腸膏生燐兮骨

負霜結余冠兮整余帶須龍輈兮雲之際從公
子兮挾鬼雄怒風悲兮嘯雨靈蒐歸徠兮反故
居祝背招兮婦爲尸青春謝兮白日短蘭膏明
兮長夜遲祀國殤兮陳浩倡靈娛樂兮聽歌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三

墓誌銘四

山東青登萊海防督餉布政使司右叅政

贈太僕寺卿譚公墓誌銘

天啓元年登萊闕監軍道譚公以才望推用公至則西兵閧於登淮兵譟於萊和門晝扃邑屋洶駭公責鎮臣沈有容曰撫方杜門謝事而鎮縱兵譁撫撫之禍不可知鎮則何以自解乎有容懼乃傳蔚禁戢捕獲其戎首衆少定公曰登城斗大聚卒四萬月費一萬五千餘金軍無見

糧嚚呼閒作即少定亦隔日瘡耳欲保登萊非散兵不可乃建議請於朝曰登萊海淺多礁石舟難載騎奴必不渡亦不能渡擊奴此地斷無用此兵斷不能養此兵登萊之民亦斷不能與江淮之兵相安於無事方今遼事敗壞召募金錢俱投滄海不得獨爲江淮惜募金倘變生不測更大費金錢以收拾登萊惜費而費滋多悔無及矣乃以出海無期践更抽替未一月客兵去者過半登萊之民帖然而兵不知其被汰也自奴酋發難建三方布置之局開鎮登萊議者

以用海爲名而坐請益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島帥毛文龍自詭能擣巢制虜多畝遼人首以當虜或毒遼人之舌購譯者指爲奴俘公廉得之縶之容室與飲食旬日舌藥甦能自言被俘狀覈實而縱之海外俘級日侈交關逆奄魏忠賢張大其事覬覦封爵公堅持之弗與勘覆島帥益驕搆內旨得舉刺文吏造蜚語中管餉同知翟棟緹騎突至械翟於公座公歎曰以我故累廉吏而不能救何以生爲憤懣不食嘔血數升頓致羸疾亡何遂不起嗟乎用海以樹奴用島

以擊奴疆場之虛名也糜物力以奉驕卒竭功賞以易僞俘國家之實禍也世之謀國者以虛名則相蒙而不疑以實禍則相沿而不悔如公之蚤見梗立卓然而不回者幾人哉公沒五年而島帥以矯僞被僇迄於今二十年登萊之舟師未聞以一葦涉海公之言至是而大驗然而公之死者已不可復作而遼事終不可爲矣嗚呼其可歎也已公諱昌言字聖俞萬曆甲午舉鄉試第一辛丑舉進士知蘇州常熟縣改徽州婺源縣外艱服闋補真定欒城縣陞南京兵部

職方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陞郎中內艱服闋
入爲兵部車駕司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參議以
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爲青登萊海防督餉監軍
天啓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今上御極其子貞默貞和相繼陳請　上念公
以死勤事追贈太僕寺卿賜祭葬蔭一子蓋異
數也公三爲令計戶食俸齋廚蕭然摘奸伏養
小弱省供億裁贖鍰清明惠和所在治理嘗熟
五年編徭有不承者出片紙與之曰若果無田
無貲不應役者以此紙自榜於匼中吾不汝禁

也皆逡巡首服而去婺源有爭山之訟鬭殺不解公封山著禁有鑿石銘灰者罰無赦而兩家之訟息開江灣金竺嶺以避芙蓉五嶺之險黍徒謳歌呼爲譚公嶺樂城荒祲民逋盜發公給買官牛躬督墾闢鑿井灌溉復畝耨穫流亡復歸盜賊衰止欒驛支入省公枝柱勢要爬搔假冒中貴人進御沿途繹騷抵欒戒傔從曰勿犯此彊項令也在南兵部不以閒曹少自假易在北駕部抗論四路出師必敗聞者咸縮頸旣而皆服督閩學甲乙殿最凜如神明不發私書事

竣以尺號侑原函歸之閩人謠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鄭筒公之爲吏清素方梗獨立行意茂著風績皆此類也性沈毅能剸割大事糾紛變故應手立斷機張理解非凡所知南中驟更錢法日中罷市蜂擁衢路丁司空道遇之停車下揖衆益洶洶薄暮公勑職方邏卒持白梧列炬而出縛首惡數人傳呼與大杖一瞋而散無敢顧視者福藩之國　詔需馬快船五百艘船尚艤通灣待其歸修艌復往水涸冰堅必不能赴而來春之國之期將復以王舟不具爲

詞且有後命司馬仰屋咄咄計無所出公建議
急檄止通灣船勿動遣官就彼修艌計往返工
費略足相當旬月而報完舟楫已具則之國無
愆期之慮矣司馬如其言事遂竣藩封大典舉
朝舌敝心嘔僅而得之者微公建議其不以遷
延藉口者幾希公之功與伏蒲廷諍者並矣灘
令與遼將相構令謬以遼兵叛聞東撫倉皇上
疏檄登兵會勦登營多遼人偶語籍籍公大言
曰遼將吾將遼民吾民也誰敢言發兵者即入
營握遼鎮李惟忠手令飛箭諭灘營趣遣三騎

往將士皆感泣聽命東撫蒙幾激大變賴公一言而定島帥索勦餉二十萬　詔令汰登兵那其餉以給發公曰餉可卒那兵可卒汰乎此窘我也兵之汰久矣餉無庸那也一月內足那餉之數而登無汰兵之擾公在登以精勤策應援以恩信結將士散江淮烏集之師輯遼左驚伏之衆數定禍亂不動聲氣始終以東江進兵爲屢爲直斥島帥爲登寇不惜身試其毒而島帥亦嚴憚公逆自引避登人謂無公必無登萊信也公爲人疏通樂易樸誠簡憺與人語傾倒輸

寫咳唾時拂人頤頰端居深念焚香讀書其中
湛如也通籍二十五年先世薄田敝廬一無所
增益朝鮮李倧弑其主介島帥𢹂董賂以請於
朝故事使舟從登上公斥而拒之乃迂道辭天
津卒之日床頭文籍封識宛然箱篋空虛不加
鎖鑰含斂時如道旁僧舍士庶縱觀街號巷哭
靡不嘖嘖稱真廉吏也諱之先出於山陰永樂
間從嘉興曾祖諱起鳳祖諱可賢太學生選授
通判父諱守範贈福建提學參議娶嚴氏封淑
人齋莊淑順具有儀法佐公以廉辨起家後公

八年卒生子六人貞默進士工部虞衡司主事貞和貢生以蔭入太學貞易庠生貞良以五經中崇禎壬午鄉試貞碩中天啓辛酉鄉試貞紘庠生女三人孫男十六人女十二人葬於白芧都一陽圩之新阡嚴淑人祔焉葬之後十八年貞默謁余請銘公令嘗熟時余爲書生揖余而語曰吳中士大夫田連阡陌受請寄避繇役貽累閭里身歿而子孫爲流傭者多矣君他日必自表異以風厲流俗余嘗過公之里訪問其素風然後知公之所以朂余者蓋信而有徵也貞

默巖然負經世之器吾畏友也銘何敢辭銘曰

公才有餘其志則窒拮据棘手酸辛嘔血公文甚富而家則貧冰稜玉尺稱其爲人士歸赤誠吏絕瑕讁真氣須洞歸逅大宅書策納棺 帝命不假掩詩於幽以告來者

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存君墓誌銘

存君諱成器字道甫許之族出於高陽唐亡遠孫儒自雍入江南儒孫規羈旅宣歙間遂家宣州語在王介甫許氏世譜祖萬相知巫山縣父某舉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母某氏君年十四

河南公守職方閱視寧夏屬君居守邸舍君攜襆被宿於問廬邊帥夜囊金扣門君呼廬兒列炬火闔門而叱之曰趣負去不去將繫汝河南公歎曰兒他日亦廉吏也河南公没哀毁幾滅性終喪舉應天鄉試數試春官不第署嘗熟縣教諭君爲諸生從寧國守盱江羅公講學尊其所聞以教邑之子弟摳衣升堂頌禮雝肅孝秀競勸稄楚廢弛任滿遷翰林院孔目乙科官遷除多州郡冗長而君自孔目陞司務歷户部都察院吏部陞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歷車駕司郎

中皆通班要地世所以待射策甲科者也少宰楊端潔公署吏部楊方嚴四司官候門不得見每獨召許司聽與語楊卒時惟兩蒼頭守舍君庀治喪事殫竭誠信太宰富平公歎息以楊爲知人在車駕值福藩之國舟楫銜尾烝徒宿戒藩封不得藉口改延君之勞也陞湖廣副使備兵辰沅拮据以詰戎備爬搔以給軍饟清嚴以御土司恩信以結蠻峒鎮筸諸苗以雜處剽梗闌君禽而薙之歸逋逃正疆理而蠻莿帖服平偏四衛以孤懸偪戎索君闢而除之立營哨絕

嚮導而滇楚通道辰州守瞿君汝稷有治蠻書
極陳勦苗生事之害君奉爲律令五開土司讎
殺日聞布威信曉禍福咸搖尾聽命本君善用
瞿所著書得制馭之法也在沅三年以年至乞
致仕五谿之民皆歌思立祠歸而爲德于鄉存
問故舊收卹貧婺角巾布衣契闊談讌又三年
而考終鄉之人以爲孝友淳備名行修立稱其
爲鄉先生也羣請祀之於學宫君以萬曆丁巳
十二月廿五日卒年七十有二妻胡氏繼妻汪
氏子四人士恒士恂士銓士愉皆爲諸生某年

某月葬於荷花形之祖塋余少識君於廣文時長而習君長安其爲人樂易誠篤議論依名實寛然長者也漢世重長者史稱建陵侯塞侯張叔皆以誠長者處官自不違古人持己用人之法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往往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其有訥言敏行稱爲長者固不求見於世而世亦罕能知之也然君之潔身積行所至樹立如此則長者之爲行是豈可輕也哉

銘曰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阜比蜚聲槃瓠載德大冠

將將褒衣抑抑彼都人士眎此斲石

扶溝縣知縣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左

府君墓誌銘

君諱史字子箴西安府耀州人也曾祖諱進封大理寺評事祖諱倫贈承德郎父諱思明知永城縣陞趙州知州趙州起家乙科君起明經後先為令中州皆以廉惠顯聞沒而其民祀之君初除光州訓導振衣升堂須禮甚嚴計口食俸與弟子員共之橫經講德歲時鄉射彬彬如也署遂平固始皆有異政遷知扶溝縣三月而政

戍五月而以官卒君之莅扶溝也朝國人而告之曰縣多奸猾積爲民患令具有主名嚴將不治前事風告不改即收捕致法如扣橐底耳縣中傳相悚懼莫敢相試奸民把持椽吏短長告訐抵罪遂長子孫爲吏舞文作奸通行爲橐槖君鎖吏舍門盡逐去擇小史謹愿者補吏延它邑老獄吏教習律令踰月漸次通曉手定爰書吏俛首繕寫肩髀如壓巨石莫敢仰視它吏如木偶植立堂下舒鴈相望竟日不知令案何事斷何獄也民多鬬殺盜賊充斥囹圄恒滿君講

習鄉約用古教化民有壹行表異雖蓽門圭竇月三往拜焉立重囚于庭吏披記籍數其罪狀以次受掠血肉狼籍觀者咋舌汗下兩帀月獄訟衰止人有悛心矣縣故多盜平沙百里秋田彌望盜行刼輒鳥獸散莫可誰何君設法購斬盜發某保刼某家保正保副督鄉兵往捕置二驛馬尅時報縣縣發馬兵八人分四路偵賊去所發兵十六人再發二十四人亦分四路要遮鈎擊賊向何路逸去則偵者以報收案所去路兵罰無赦盜賊最桀黠者用子時發不能過午

時即得彌月溢無留跡矣縣西北地庳下水潦聚焉河溢則助河爲患君行視商度疏決壅積淺者堰之深者坡之腴者稻窪者漁淖者藕家各占業人爲勸課縣北竟鄢陵尉氏地勢尤下三縣民互相穿穴或竊塞張單口惠民河則河溢如烝又或溢決秦家崗三十六陂則水決如霤君躬自相度止舍離鄉亭總計三縣病利作均水約束刻石水畔三縣共守之援遼兵取道中州所部畏其擾也檄君駐襄城鎮之君遣人入楚籍記其將領部曲某兵前驅某兵後拒車

馬芻牧各有成數乃按籍定約儆文舍庀餱糧
峙器用供給資糧扉屨斤候鈐柝軍聲肅然摟
兵所至如歸自襄城歷彰衛出磁州居人按堵
市不改肆入邯鄲境即脫巾大譟曰何不如左
知縣好逆我大掠潰去首將自刎遠近嘆服以
謂君有文武大略能當幾馭變者也君視事淡
月政聲籍甚旁近邑爭訟不決皆願得左君按
治死且無恨黠者僞稱扶溝民投牒上官冀得
下左令君益自喜爲治益力晝循阡陌夜決詞
訟午夜不交睫徑旬不休沐遂過勞發病以死

君死之日百姓帀道慟哭相與賦斂致奠醱叓西歸民庶設槃按于路號慟聞二百里君之治扶溝與趙州之治永城相似五十年之中祠屋相望也萬曆乙卯君視篆固始仲子佩玹舉于鄉永城父老走會祠下植竿注旌大合樂以饗之佩玹後用沙河令察廉除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贈君如其官三世以循良顯所謂有作令家譜者也往余待罪國史論次本朝忠良吏附兩漢之後隆萬閒徐氏九思貞明令句容山陰父子政迹茂異今又于左氏得永城扶溝何寥

寥也豈有如求初之詔所謂求之其勤得之至寡者乎抑亦勸課風厲之德意未能及兩漢而有司亦鄙傳其官如所謂游光揚聲拜除如流者乎循良之蔑聞此弊吏之無法而民生之不幸也余故誌扶溝之墓詳載其法行他日以上史館君卒于萬曆巳未七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五娶任氏繼室曹氏王氏皆贈孺人子三人長珮瑋早夭次佩玹佩琰女二人適辛綿宗宋篤忠孫男女九人佩琰與佩玹之子重光亦舉于鄉而佩琰實來謁銘墓在某地之某阡君生

七歲母安安人卒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宋至孝歷官受俸未奉母不敢先食喪至自扶溝母馮柩哀慟絕而復蘇者三最君之生平蓋孝友忠信篤實光輝之君子也銘曰

漢有良吏樂府流傳弦歌薦祀安陽亭西扶溝勤死風愛郁然我銘幽竁國史考焉

承事郎平樂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平樂在嶺表為府治灘瀧險惡猺獞雜處官其地者用漢法治人而用夷法自治雕盱䁲眊流官之于土其相去者幾希錢塘郭君為平樂令

大治攝修仁亦治政聲流聞而不幸以勞瘁卒官萬里輿櫬天之困賢吏也亦用資格耶嗚呼可悲也已乎樂民殺人商肆前前政已得主名復牽連坐羣商考問時震雷擊案者再君下車悉縱舍之越人相告曰活羣商者雷公與郭公也卻羨餘斥贖鍰魚疏菜茹必平價而後取養少弱惠鰥寡案治奸民猾吏奮髯抵几越人服其廉說其慈憚其彊是以大治而其御猺獞尤有法修獞象猺相讎殺監司議用兵君曰夷獠我何與焉謹斥候禁闌出而已永福猺闞峒中

倉皇告變魏潭至荔川數百里舉烽燧設塘報一夕數驚君自修仁還撤兵罷戍慰父老趣歸安枕竟不見一賊竟內晏然水挑村獞刼覲官没其田餉兵吏没他獞田俘其子以邀贖獞嘯險拒命君曰田宜没何贖不宜没又可贖貧子何爲命罷遣之獞父子相率首服夷人安土重舊畏官府文法吏利其賂贖重困之夷輒服毒藥斷腸死迄君任夷無毒死者夫猺獞亦人耳罰不止清酒而贖必求傒錢侵擾迫脅馴至用兵是豈知山襄穀之受教于鄭宇者哉君之治

夷在西南可著爲綮令者也君諱一緯字維垣其先陜西西安人勝國時始遷于杭祖諱世賢封刑部主事父諱孝嘉靖乙未科進士貴州按察使繼妻江安人生君君少負志節布衣勤學江安人病革命婢以巾箱遺君君拜而受命旋以獻其兄弟忍視也受易里中江生遂以易爲大師天啓元年用易舉于鄉署桐廬教諭以文學禮義爲官崇禎八年九月卒享年五十有九妻孫氏生三子代仕儁皆弟子員卜葬于秦亭山祖塋之傍而代來請銘余初入史舘得侍崇

仁吴公公曰闈中評文有甚于者曰是年長矣應之曰老成人不可不惜又曰是將不登甲榜曰得良乙榜亦可矣余得君於乙卷讀其論而收之良亦此意自今觀之君之所就與甲榜壯盛者未知孰多而余于崇仁所云亦可以無愧也敘而識之亦以著前輩道義相勗之意云耳銘曰

千章之木蔽于蒿萊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材不大試實則允食銘以昭之亦以志恤

明故陝西鞏昌府通判錢君墓誌銘

鎮江有好學修行之君子曰錢君翊之以明經起家爲山東萊州府膠州州同知遷陜西鞏昌府通判以年至致仕講德譚道爲鄉先生凡十餘年以卒其子玄以戶部郎中賀君烺之狀來請銘於予自宋以來儒者各唱師說以立門戶謂之講學而姚江之良知爲最盛世之談良知者其是與否吾不能知也以謂莫若反而徵諸其人以其人爲質的而學術之是非較然矣君少即有志於問學聞良知之指有所契合會以貢入南雍江西鄧文潔公楊端潔公皆官留都

君樞衣兩公之門往復扣擊及其官膠州楊公爲吏部侍郎檄致君銓曹署中是正所著書浹歲而畢故所得於端潔者爲尤邃君居官計口食奉蕭然如老書生膠州有孟公堂宋蘇文忠公遺跡也刻後杞菊賦於石陷置壁間時時誦之以自廣焉州有軍丁戶絶者臺使者欲勾補之君奮筆署其牘曰有軍不清官之疲也以民代軍官之横也臺使者怒甚卒不能奪君議然亦竟以此知君犖昌通判分駐西寧逼處土番數兵餉繕城堡戒嚴以待變而又請於監司貰

番酋就擒者以風動之諸番感讋卒以無事其去官也惟載長安石刻十三經以歸顏其堂曰石經峩冠深衣與諸生端拜講貫老而不輟此君之生平也君其有得於良知之深者耶抑亦抑擊于文潔端潔而不自有其少學耶抑其進而求諸古人之學知而允蹈之而不復涉歷乎近儒之門戶也然則世之講學者以君爲質的焉其可矣君感端潔公之知遇晚年走數千里濆酒墓下其在長安故冄徒令龎君時雍抗疏忤權要交知縮頭莫敢問君獨送之國門執手

而別君之剛毅特立如此其所得于問學者要不可誣也君之卒以天啓壬戌二月二十四日年七十七配呂孺人先君十六年辛年六十一孺人與君合德自學以至宦成籌火宿內內外斬斬子一人曰玄以某年某月葬君于丹徒縣之黃瀧合祔呂孺人塋銘曰

錢氏武王始開迹點簡扈蹕徙厥邑雲洲傳芳弘祖業有子七人君奕奕樸學拙宦絕藻飾元氣浩然迈玄宅厥子辭賦美金璧後如有問訊茲石

封監察御史謝府君墓誌銘

鄞縣謝府君諱一爵字君錫其先出晉太傅宋丞相深甫自台徙慈之香山再遷鄞之月湖祖諱瑜考諱九臯世有壹行君以次子太僕寺少卿三賓封陝西道監察御史以崇禎八年二月廿四日卒年六十有四其配孺人周氏以是年十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二三賓與其兄三階弟三台三卿以崇禎十三年某月甲子合葬君夫婦于郡西翠山之陽三賓余門人也狀君之行來乞銘擬其語爲銘曰

謝自太傅家於東中宋有丞相外屬後宮自台
徙鄞華冑遙遙柱史卜宅食於契龜祖考載德
閟其芳塵長源洪柯三世乃振君少秀出及壯
砥礪枕籍書詩穿穴窒疑踔厲風發作爲文章
丹黃勘讎其書滿箱高冠長劒有志當世七制
三略藏弆腹笥行河救荒防邊禦虜如醫有方
如奕有譜隱而求志壯不逢年仲子長矣頭角
嶄然君曰三賓克繼我志我其已哉係遯有憊
三賓爲令東海之隅告誡促數嚴于簡書爾爲
爾邑我爲我家如農有畔安知其佗耕則有鉏

刈則有笞朝齎暮鹽不以累汝嘉定之政吏畏
民懷察廉舉尤登於西臺孔賊狂猘猾登掊萊
帝曰三賓女往視師君聞師命欷歔感發抑
其囊智以佐撻伐擐甲即死獲醜乃還愧我老
矣不從行聞我師復登賊遯浮海 帝庸晉秩
以勞敵愾來歸飲御燕喜便蕃鐃歌鼓吹戎車
在門愷樂方獻讒言孔興君曰何傷白璧青蠅
世方小往我則大歸從容燕笑飭巾之時先甲
三日話言琅琅尅期揮手如旅假裝惟君平生
崇智卑禮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愔愔吉人虛止

靜默簾閣帷燈凝塵蔽席花下閉關竹間扃戶
東阡南陌杖屨可數旁按博覽百家之書其尤
精者青囊青烏醫通國能葬識地脉活彼黎庶
姿我兆宅翠山之陽馬鬣牛眠君所相卜今則
藏焉君生五男四爲食子五幼而殤女嫁人士
諸孫競爽高門有慶賓子于宣克舉于鄉君之
子女皆出周氏維周淑慎作配甚似克共克儉
允孝允慈　制書褒美稱爲母師生而媲德死
則同穴松栢丸丸高墳石闕史傳壹行亦載列
女我儀圖之民鮮克舉梔貌蠟言流爲丹青大

書深刻慙彼幽扃述德纘言惟君有子庶無媿
辭訊于舊史舊史樸學質勝斯野掇其緒餘以
告來者

曹府君墓誌銘

崇德曹廣舉崇禎庚辰進士歸而將葬其父乞
銘于舊史氏錢謙益曰廣之先世家歙之巖鎮
以貲雄里中吾祖逐什一行賈于淛樂崇德之
土風將卜居焉吾父生于斯長于斯念先人之
遺志命吾兄弟毋去此土也曹之定居崇德自
吾父始也吾父年十二即代吾祖治家政有獄

訟于會城僮奴千餘指鴈鶩行列莫敢陜輸流
視市少年以殺人誣中表連染吾祖三年未白
往見錢塘令拂衣奮袖詞辨蠭涌令大悟立置
誣訟者于理吾祖自此得騎從出入閭里雍容
修長者之行矣吾父性行高邁口不道錢貨吾
祖歿執其手而語曰吾傳食伯仲間獨久恩汝
吾病汝逾月不解帶良苦也有汝母私蓄千金
以償汝父頓首謝已而瓜分之不忍私一錢也
爲邑令重客出富人以誣坐論死者其人數輦
金錢以謝拒弗與通桀黠奴以盜貲繫獄獄吏

來告彼得出必致死于公請爲公殺之父笑曰
吾豈以我它日之死易彼今日之生哉奴竟得
出吾父少讀書負經濟數踏省門視一第如拾
芥萬曆甲子以國子生試南畿故人有大獄親
知縮首莫敢過其門傾身爲之橐橐奔走盡氣
病大作弗克試而歸歸而數病遂不起吾父嘗
語曰南闈之役失一舉得一友所得奢矣嗚呼
豈知其并以失身也哉吾父之才可以先人其
志與氣不能後于人而抑沒不自聊以死則天
也其歿也顧視妻子無可憐之色自述其生平

命筆志之壹似重有屬者不能舍然于身後其可知也敢以請于夫子夫子其哀而銘之謙益曰府君蓋孝友順祥深中篤厚之君子也其行巳也比於節其御物也近於俠要以仁心爲質修業而息之至于子而發聞于後宜矣是宜銘府君諱以成字王汝祖祺父弘淮先世皆葬於歙今卜葬崇德府君之志也卒于崇禎甲戌三月十三日年僅四十有四娶程氏子五人序廣度修來廡女子嫁仁和鄭錤葬以某年某月甲子銘曰

君子五人序廣長成伯仲競爽廣先序嗚廣也
英妙翺翔上京明發不寐有懷嫘嫘銜哀述德
以乞斯銘我銘旣勒乃卜佳城隨山迴水叶彼
經營仁人孝子惟後之羸

明故徐府君墓誌銘

太倉徐文任將葬其父母謁銘于其友太史氏
錢謙益曰吾先世望東海吾胄于國初之福孫
公後十代吾父也福孫公自長洲徙崑山籍茜
涇里弘治中割隸太倉州曰東漁公者吾曾祖
也曰南平公者吾祖也吾父性莊強子易有氣

略其接人煦煦尸出氣恐傷物有不平則肆言折之不畏彊禦其理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緩急叩門手提數百金如棄涕唾州有大凶裁及力役鈎稽之事吾父急病者事具有條法州人賴之吾從祖御史公既貴吾祖嘗歎曰叔也能大吾門雖然不如吾之有收子也御史歿遺孫漂揺如鷇之未卵吾父曰先人有墜言矣必再立叔氏傾貲竱力屢遠于訟弗悔人咸謂吾父能子謂吾祖能知子州多高門鼎貴吾父以國子生入貲授光祿寺署丞終老其家州之人每

舉手相謂曰猶望徐公也萬曆三十八年吾父
歿年七十九又七年吾母終年八十五吾母大
原王氏也事君姑遇子婦皆有節法吾少多四
方之交吾母宿膏火治具至老不勌生子男三
人大任光祿寺署丞尹任蚤死文任則吾其幼
也今爲國子生女子嫁顧文謨孫曾孫男女若
干人將以今年十一月合葬于某地之新阡葬
宜有銘吾子辱與文任游又于辭直而不華願
有刻也謙益曰今人晞友道如糞土獨文任堅
勇自憙以交友聞于人爲難能也雖然亦其父

母成之也文任有友曰西安方應祥字孟旋年四十未有子府君命文任相睚婢之宜子者以子應祥夫人躬庀裳衣具膏沐致誠而遣之應祥見于府君樞衣趨隅執子弟之禮府君彁拜夫人于堂下夫人亦闔門見焉謙益之友于文任久矣敢不諾而銘諸東漁公諱忱南平公諱整府君諱可久字復貞今年實萬曆四十七年也銘曰

徐氏先世本自伯益十望其九載在史册東海僑郡播遷吳中必復其始羣支海東福孫之後

光祿廓之仁孝襲訓委祉來茲于德爾劭于家
爾羸匪家則羸惟後之成婁江滔滔幽室渠渠
隧道之石多于儲胥惟公有子謁文于友篆此
銘章以告遠久

漳浦劉府君合葬墓誌銘

漳浦劉履丁以諸生應辟召擢鬱林州知州將
歸葬其父母而謁銘于舊史氏曰履丁之先世
自光固徙莆田元末有尉漳浦者而家焉正德
甲戌曾大父友仁與從叔勳同舉進士勳以諫
南巡廷杖巡撫寧夏爲莆名卿而曾大父歷郡

守至叅政有聲跡劉於是乎始大大父諱祥鷴爲諸生祭酒年八十猶踏省門試元配鄭無子有二側室各生二子而先君與伯氏其母林也先母黃氏其父郡守公理學鉅儒與從伯父國徵介徵同鄉舉先母年十八歸于我先君二十爲諸生含英浮華蔚有譽處先母習禮明詩閨房之內朱黃研席與刀尺錯互燈火青熒儼然士友也嫡母既沒諸姑妯娌爭產速訟磨牙吮血先君分甘讓肥所自予者皆磽丘之田西益之宅先母無後言撫其子姪必先己子賓祭冠

昏皆于我乎取先母無難色先君晚而習靜好江門餘干之學焚香盥頮梯几簾閣凝塵蔽榻雙趺隱然先母儉樸靜好華髮相莊四十年如一日先君即世家廟綽楔不能保一畝之宮揮千金復之如棄涕唾人咸以為丈夫女也先君居嘗目二子曰癸也食子丁也收子癸之所不可知者年也先母授二子書瀾翻成誦乃令就塾每誦衛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未嘗不流涕覆面也先君歿七年而癸補弟子員又六年而丁始應省試先母歿九年而丁應詔得授一官

今將以某年某月葬先父母于某地之阡風停樹靜有懷二人養生送死無可爲者矣丁聞之石齋黃夫子惟夫子之言質而不華可以信于後願有述也余曰子之夫子吾執友也古之爲文者必有所徵余之知履丁以其師知履丁之父母以其子可謂有徵矣其忍不銘銘曰

劉氏二徵始有聞唯君金友儷王昆厥配媲德昏孔云萬曆壬子君歸神四十七齡生不辰距生嘉靖唯丙寅後十九年配亦湮六十始壽加三春三男子子癸丁辛癸也早喪二子存二女

如王達孚尹朱孝林節播鬱芬丁也筮仕蒼梧濵立堂石闕崇高墳鬱林廉石比貞珉大書深刻鐫斯文

嘉定張君墓誌銘

崇禎六年十二月嘉定張鴻磐合葬其父母於南翔龔家浜之新阡泣而乞銘於余曰鴻磐之先世自祥符從松江國初居南翔嘉靖中有名任者起家官開府而其從弟以軍功授陘陽驛丞以早官自著稱者吾祖也吾父少自力於學橫經籍書夾抄㬥講踏省門五六不得一舉授

徒百里外歲時覲省自傷貧而違親未嘗不泣下也以膏腴讓昆弟退而居於槎浦荒江白葦老屋數間二親之腆洗不乏而朋好之過從有餘歡者恃有吾母也吾父歿鴻磐生十齡後二十年爲天啓甲子吾母亦歿吾母之生於世視吾父稍羸送往事居艱苦萬狀凡以終吾父之事也鴻磐長矣而困於諸生吾母歿又數年而尚無以葬是以痛不思生而又病不敢死也癸酉之冬僅而襄事爲之側席而坐佽助窀穸之役者同里侯豫瞻大梁張子襄也以鴻磐之不

肖親死不能葬而又忍死而乞銘于夫子其不獨以昭吾親且不沒吾之所以葬吾親者也夫子其謂我何余曰子之父有高才而無貴仕子之母有令德而無厚祿子之乞銘以昭之宜也若子之葬其親則又何媿夫潔身修行不辱其親此南陔之孝子所有事也若夫顯融富貴時至而起則天也記不云乎斂手足形懸棺而封其誰有非之者哉繇此觀之世之生榮死哀傾動流俗而其爲聖賢之所非者必多矣子又何媿古之孝子祭其親也則必求仁者之粟祭如

是葬其可知也豫瞻子襄令之有名行人也其助子之葬也斯亦可謂仁者之粟矣乞銘以昭其親又不沒其親之所以葬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與二子交相錫也法皆宜銘張君諱承寵字君旼享年四十有九妻王氏享年六十有八男一人鴻磐娶李氏女一人嫁嚴某銘曰

藏之固刻之深斯之謂不朽不義而富且貴鑿桓氏之槨而題原氏之阡於吾親何有也嗚呼日月有時吾亦將渴而葬其母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三